



當季專題 Feature □ 建構空間的手感工程

# 陶與建築的協奏曲

## 從傳統建材到藝術創作的陶藝新徑

Symphony of Ceramics and Architecture:  
From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to Works of Art – A New Path for Ceramics

文／簡政展 Chien Cheng-chan · 圖／徐永旭 Hus Yung-hsu、九座寮聯合事務所 UNIT-9 Visual Arts Office、PES 建築設計事務所 PES-Architect

本文介紹兩位以陶瓷媒材為主的藝術家，徐永旭從藝術創作的思維，施宣宇則挑戰陶瓷的特質屬性與技術侷限，在其高度自律、媒材探索和問題解決的本事中，創新了陶瓷與建築之間的鏈結關係，不但提升了建築的整體視覺形象，更開啟陶瓷媒材無限的可能性。

Two ceramic artist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Hsu Yung-hsu is focusing on the very concept of art creation whereas Shih Shuan-yu challenges himself by exploring the texture and skills of ceramic works. Two highly self-disciplined artists keep moving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looking for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new solutions and develop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amics and architecture that not only takes the visual effects of architecture to the new level, but open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ceramics.



## 陶在人類的生產與建築發展上的象徵和意義

陶瓷的使用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進程，也是人類利用天然物並按照實際需求與自我意志，創造出嶄新視野的重大發現。從新石器時代到1950-60年代，人類最經常使用的生活與建築材料之一即是泥土。古人將泥土壓實後所製成的夯土，其硬度猶如今日的水泥，建成的屋舍有時甚至可以百年屹立不搖。就現代的觀點來說，夯土算是最早的一種既簡便又經濟且環保的生態建築形式，千年前泥土燒結後成磚、成瓦，迄今仍廣泛運用於建築上，在人類的生產與建築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以宋代《營造法式》中的「瓦作」來看，經過時代與技術的不斷演進，已有包括苫背、鋪瓦、瓦和瓦飾等規格的不同和選用的原則；到了清代，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瓦作」分類裡，除上述內容外更加入了宋代磚作的部分，如砌築礮墩、基牆、房屋外牆、內隔牆、廊牆、圍牆、磚墁地、臺基等，更強調陶瓷在建築專業上的重要性。如今建築陶瓷製品已然在房屋、道路、排水和庭園等各種土木建築工程被廣泛運用。在科技研發的引領下，強度高、防潮、防火、耐酸、耐鹼、抗凍、不老化、不變質、不褪色、易清潔及豐富的美化效果。帶釉的建築陶瓷製品，還能起到防水、裝飾、潔淨和提高耐久性等作用。但陶瓷除了功能、裝飾和使用效益外，在現代建築中還能編譜出甚麼樣的嶄新樂章？

從古至今，陶瓷是最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媒材與產物，除實用價值外，更是人類文化傳承的象徵與演進脈絡的證明。現代建築的大量需求、規格化的生產技術精進及新材料科學的快速發展，使各

種建築材料、工法獲得大幅升級與更新，與此同時人們也逐漸忘卻傳統媒材的特質、手作差異下的獨立美感。回歸以陶瓷做為建築媒材之一的思考，不僅是一種經驗脈絡沿襲，也是一種新舊文化的現代接軌。在一切都已經習慣於講究成本效益和規格生產的現代思維中，如何把陶瓷的可能性拓展、象徵性延伸，或將傳統手工製作的優點，融入現代的設計需求及要求中，正是當代陶藝創作上的最大課題。

## 以藝術創作的思考模式承接屬於產業範疇的建築設計

長期以陶為主要創作媒材的當代藝術家徐永旭，近期在接受新加坡國際餐飲集團的企業大樓外層結構設計委託案中，即是以藝術創作的思考模式，完成一項獨創性高、體量巨大、困難度艱鉅的任務，不論是初聽聞或看見最終完工作品的朋友，皆無不感到震撼並由衷讚嘆。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就在於其創作元素與理念的無可取代性。這樣規模的合作，對徐永旭來說並非是產業化的變革，而是要在材質與創作的可能性上，一方面回歸陶土做為傳統建材的實用價值，一方面也塑造出每片大型陶材的特質與無可取代性。本案共需2500片曲面大陶板安裝於大樓外層結構上，對業主與徐永旭本人來說，就是2500件作品的呈現。這些每片長約2公尺的大陶板，看似相同卻又略有不同，除了在量體面積上表現出規律的協調與視覺的震撼外，在獨立細節上則各有差異特色。猶如一部宏偉鉅著的書籍，集合在一起時是有脈絡系統的論述匯集，分開閱讀則又是各自獨立的內容與表述。將建築和藝術結合在一起，透過陶瓷媒材的象徵與實用連結，讓建材不只是工業化下的精準重覆與替代零件的大量堆疊，更存在著人為投入的獨立觸感與差異特質。



新加坡Select Group 新建總部大樓外觀（圖／徐永旭）

以往徐永旭作品最巧妙與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手的痕跡，而手的痕跡也成為他無可取代的藝術性價值所在。這次他挑戰的是用陶瓷媒材在建築外層表現出「竹」意象的肌理結構，加上龐大的數量，成為他承接創作訂製以來最大的挑戰，而此成果同時也成為企業主及其企業文化的象徵，將為其品牌價值帶來深刻的意義與印記。他認為，透過與建築設計同步萌生的藝術創作合作案，不僅突破了他個人創作上的視野，也引領他重新思考創作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這一首建築與陶的協奏曲，不僅是媒材運用的創新嘗試，也是技巧、技術與價值上的新開發，更是眾領域之間共同編排和鋪陳下所促成的協奏曲。或許人們無法真正體會創作過程中的曲折與掙扎，但在感受作品的視覺效果上，必然會直接地、自然而深刻地烙印在心中。他所關注的藝術視角，已然不只是一棟建築體上的藝術品，更是與建築合一所共同構築的藝術表

現。如此視野下的搭配，講求的不僅是獨一無二的特別訂製，更是無可取代的環境和諧和文化象徵；陶瓷媒材不再是依附建築需求而存在，而是彰顯建築存在的共生體與個性符號。

### 在新建築中挑戰陶瓷的特質屬性與技術侷限

目前擔任「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歌劇院與音樂廳藝術總顧問的藝術家施宣宇，則是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築的脈絡發展中，試圖以陶瓷作為引領，走出一條既有新舊交融，又能無縫接軌的傳承之路。「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是由北歐芬蘭首席建築師Pekka Salminen所操刀設計的現代感流線空間，如何在大膽曲線結構的表演展廳內，置入最合宜的象徵



新加坡Select Group 新建總部大樓外觀局部（圖／徐永旭）





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示意圖（圖／PES建築設計事務所）

元素，就顯得格外重要，而陶瓷媒材成為考慮中的首選。由於中國自古代貿易開始，即以陶瓷製品聞名世界，不管是如金玉般珍貴的青花瓷器，還是茶文化中的陶製器皿用具，在福州的地緣和歷史定位上，陶瓷都是最佳的選擇。主辦單位一方面要藉此來追溯600多年前中國陶瓷稱雄世界的驕傲，二方面也要再創600年後中國陶瓷的新視野。

作為室內牆面鋪材，陶瓷在材質上有其侷限性，它難以被精確規格化塑形，但對表演廳的聲音狀態有回聲共振的巨大影響。就如同一般家居環境中，會貼滿陶瓷的空間往往是浴室和廚房，在這樣的空間內，所製造出來的聲響回音效果也是最大的。所以

如何善用陶瓷的媒材特質與優點，避開缺點上的侷限，成為建材設定上的最大難關。藝術家所要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美感造形的挑戰，更是聲音工程上的巨大課題。首先施宣宇在視覺美感設定上，不能讓整體看起來只是一處鋪滿陶瓷的大型空間。既要讓觀眾在視覺上感受到陶瓷所散發出來的文化象徵和美感傳統，又要讓人們忘卻陶瓷的既有使用空間印象。緊接著才是如何在圖樣設計上表現優美且又利於施工建置的可能性。面對這項工程任務，施宣宇前前後後醞釀近兩年的時間準備。期間他曾在中國上海震旦博物館駐館數月，一方面觀察中國青花瓷器的發展沿革，另一方面也大量閱讀文獻來佐證其中象徵意涵的取捨。



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歌劇院室內示意圖（圖／PES建築設計事務所）

在音樂廳的媒材設定上，施宣宇採用了德化瓷，因為德化瓷的白色是中國瓷器運用最廣泛也是最熟悉的白，而上頭的牡丹纏枝圖樣，更象徵著古老中國的傳統，與綿延傳承的概念。歌劇廳則主要採用了紫砂泥，一方面紫砂泥是中國茶器製作的重要素材，二方面上頭的茉莉與藤蔓，既象徵福州市花，也同樣具中國青花上綿延永續的象徵意涵。但要解決的大大小小問題仍充滿挑戰，例如陶瓷要能夠凸出彰顯卻又不能夠反光干擾，消光處理呈現低調華美，但又得要兼顧抗汙損的考量；質感上要有足夠密度和觸感，卻又不能夠輕易變形折損。尤其面對曲度高而複雜的大面積空間造形時，要如何密合組裝黏貼而不留縫隙，兼顧美感並解決各種的技術面問題，已完全超越傳統陶瓷工藝上的既有範疇。透過現代科技的協助整合，整個建築設計團隊藉由此次機會，將陶瓷在建築工藝上的可能性帶



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音樂廳室內示意圖（圖／PES建築設計事務所）

往另一個嶄新的境界。

### 以陶為蹊徑，「不把陶只當陶來看」的視野突破

從徐永旭和施宣宇的案例中可以發現，藝術創作的獨特性和技術性，絕非只是隨興意外下的巧遇。在高度自律、媒材探索和問題解決的綜合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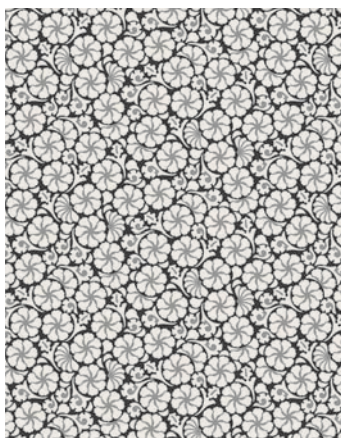


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音樂廳藝術牆面所使用的「牡丹纏枝」紋飾陶瓷片（圖／九座寮聯合事務所）

件下，兩位「不把陶只當陶來看」的藝術家，透過對陶瓷媒材的掌握度，將建築的獨特性以及文化內涵等象徵意義，精確或巧妙地置入建築體之中。他們共同追求的，並非只是速成的效率，或傳統印象中自在的創意揮灑，更關注於創作時的步驟規劃與條件要求；將藝術的專業價值及可能面向，從既有的侷限窠臼中掙脫出來，也將陶瓷這樣的媒材，再一次跨出工業化生產下的習慣格局。

兩位藝術家與建築所共譜的協奏曲，一方面取決於自身對創作要求的嚴謹，以及面對問題的勇於挑戰；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委託業者和設計師的信任配合，

以及跳脫傳統效益評估標準下的資源投入。陶瓷或許不是最輕、最安全、最便利，以及最划算的媒材。但它卻是扣合人類歷史發展脈絡中，最能夠保有文化意義和生活溫度的媒材。造形或裝飾之美或許可以讓陶瓷在不同時代觀點下有不同的審美和實用價值，但陶瓷仍舊扮演著最親近人們生活需求的角色。不管是看得見，還是即使看見卻習慣被忽略的生活各個角落，藝術家努力嘗試讓陶瓷在既有中突破，在印象中改變，在無法想像中再一次被實現。透過藝術家的經驗讓建築媒材達到藝術性的成果。每件藝術創作都是沒有重來的唯一，因此每一次細節都是影響結果的關鍵，所以絕非只是輕鬆寫意下的隨性機遇。要在創意中揮灑，更需要以嚴謹的態度找尋掌握時程與結果的效率。



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歌劇院藝術牆面所使用的「元青花」紋飾陶瓷片（圖／九座寮聯合事務所）

人們過往在建築中思考的是藝術品如何配合建築設計？或者建築設計要如何搭配藝術品的置入？而現代陶瓷所呈現與開創的藝術新視野，或許是唯有作品及其象徵文化和元素的參與，才能將建築締造出獨一無二的特色與價值。陶瓷藝術的表現，將不只是單一空間、平面或者角度的裝飾美化，更將是建築主體的整體視覺和文化個性展示的關鍵所在。🌱